

星期文库

“上古史话”系列之六

大禹的功绩
不止在治水

李向伟

谈起大禹,人们往往津津乐道其治水之功。的确,禹受命治水后,“乃劳身焦思,居外十三年,过家门不敢入”,兢兢业业,不敢有丝毫懈怠。但禹的功绩,绝不止在治水。

首先,舜让“四岳”推荐人才时,问:“有能成美尧之事者,使居官?”说明他需要的是能够光大尧的事业的治国人才,而不仅仅是治水人才。“四岳”异口同声推荐禹,说明禹在接受治水任务前,工作就非常出色,在百官中的声望很高。事实上,正如《史记》载,“禹为人敏给克勤,其德不违,其仁可亲,其言可信”,具备了天子接班人的素质。

其次,舜交给禹的第一项任务是:“女平水土,维是勉之。”你去平定水土,好好干吧。“平水土”,不仅包括治理洪水,还包括救济民众,教化民众,开发建设,甚至还要宣扬王道,开疆拓土。禹与益、后稷等人,克服重重困难,很好地完成了使命。

他让益给百姓发放稻种,教百姓在水地种植水稻,又让后稷赈济食不果腹的民众。对整体缺粮的地区,就从别处调余粮过来,使各个部落的百姓都有粮食吃。

禹“开九州,通九道,陂九泽,度九山”,将天下划分为九州,修建九州的道路,为九州疏浚河湖,加高堤岸,测绘九州的山脉。这些都是非常复杂的大工程,堪称安邦定国的百年大计,远非单纯的水患治理。

他还把九州的土地根据肥沃程度划分成九个等级,又根据各地土地物产情况,把税赋也确定为九个等级,同时,还确定了各地可以进贡的特产,以及进贡路线。例如,位于黄河和荆山(荆州)间的豫州,伊水、洛水、瀍水、涧水在这里交汇,土质松软肥沃,田地属中上,即第四等;赋税居上中,即第二等。这里可以进贡漆、丝、细葛布、麻、玉石,以及用竹筐盛的细絮絮等。进贡时走水路,经洛水进入黄河。

他还规定:把天子都城以外的地区,按五百里为一“服”,划分成甸服、侯服、绥服、要服和荒服,一共五服。规定了每一服的诸侯及民众应该履行的责任义务。这样,天子可以控制或影响的地区,达到了五千里远的范围。

劝农课桑,救济黎庶,教化万民,将王权影响扩大到四方,对天下实施有序、有效治理,建立大一统的华夏邦国雏形——这才是禹最大的功绩。

“平水土”成功后,帝舜对禹的品行和能力,更加赞赏,决定将天子位禅让给他。《尚书·虞书·大禹谟》记载了舜的话:“予懋乃德,嘉乃丕绩,天之历数在汝躬,汝终陟元后。”我衷心赞赏你崇高的品德,嘉赏你卓越的功绩。天命在你身上,你将成为天子。

妹,说:“原来这些人你全认识啊?”

湘妹哈哈大笑,说:“我哪里认识他们,这叫自来熟。”

她说完就眼珠一溜,跳到三位老爷爷的茶桌旁,口里嚷嚷道:

“爷爷爷爷,长沙市的精彩新闻,我昨天答应给你们带来的。都拿零钱出来吧,一人一份,精神食粮啊。”

她又卖了三份,简直是神速,我望尘莫及。

茶馆里有些人很欣赏她,叫她过去吃点心。我隔得远远地看着。

她不吃点心,让那些人将她剩下的报纸全买走。有一个人拿出一张一元大票,湘妹将剩下的报纸摔在桌上,拿了那张大票就跑。那些人喊道:

“找钱啊,找钱给我们啊!”他们边喊边笑呢。

湘妹拖着我跑出露天茶馆,在门外笑得直不起腰来。

回家的路上,她又将我手上剩下的报纸像变戏法一样全卖出去了。

湘妹,是轰轰烈烈干大事的小姑娘啊。

我们的目标是公园里的露天大茶馆。这个地方是湘妹发现的,她不像我,只是傻乎乎地在大街小巷乱跑,而是颇有计。我们进了茶馆的大门,我迟疑地跟在湘妹的身后。只见湘妹奔向那些大叔大伯大妈,口中喊道:

“我又来了,给你们带报纸来了!都来拿报纸吧。快,晚了就没有了!”

自来熟

残雪

她奔走于那些茶桌和躺椅之间,口里不停地大声说道:“拿一份去吧,每个人都拿一份去吧!我们长沙的精彩故事啊,还有当天的新闻啊。大妈,您也拿一份吧……大伯你还没拿呢,我记得您最爱看报纸。”

一会儿工夫她手里的报纸就少了一大半,我跟在她后面也比我平时自己卖得多。在一个角落里我扯住湘

牡丹花期短若惊鸿,早了是含苞的矜持,晚了是怕见残红的怅然。得空的那天下午,天色阴沉,我还是揣着几分执拗出了门。即便下雨,也总要去看看的。

进得那座以牡丹闻名的公园,一番好找。山坡新绿如褪去冬衣的少年,终在一处低洼地寻觅牡丹。

此时飘起零星小雨。这里每一道仿竹围栏内,都有几十株牡丹,花朵盛放如盘,层层叠叠的花瓣在雨中轻颤:大红似炭火,粉红若胭脂,鹅黄像月光,玫瑰色带着几分羞赧;半开的花苞裹着雨珠欲绽还休,凋落的残瓣堆落成泥,却也不失风骨。细雨抚着花瓣,淡淡的清香混着湿润的泥土气息弥漫开来。“唯有牡丹真国色,花开时节动京城。”此刻,虽无京城之喧,却有雨中之静,那份端丽与从容,比晴日更见风致。

待赏尽最后一丛牡丹,方觉衣衫淋湿,正欲寻处躲雨,河塘北边的黄木香花架,就在这时候闯入眼帘。七八米长的花瀑缀满繁花,像天然搭起的花屋,着实让我呆了一呆。

我也钻进去躲雨,挤坐在一对年轻母女身旁。头顶是赭色的木香藤条交错,檐外是垂落的花枝轻摇。花屋外,雨点在河塘上画着圆圈。心,在这一刻彻底沉静,周遭的人都轻声细语,生怕惊扰了这份浪漫,甜蜜,闲适。

雨稀,我往回走时,又遇到一处杜鹃山坡,粉红与玫红铺展成云霞,在雨后的天光下愈发绚烂。

出得大门外,雨渐停。我回望那座公园,忽然觉得,晴日看牡丹,看的是繁华;雨中赏牡丹,赏的却是风骨。那花在雨里不低头,不褪色,反倒愈洗愈艳,愈淋愈挺。原来真正的雍容,从来不怕风雨。

人生不也如此么?有些美好,恰是在不凑巧的日子里,才看得最真切。

你撑得住
就配得上

●如梦令 林帝浣 画

一蓑微雨
半园牡丹

陈卫华

我也想要一所房子,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。

但只是偶尔想想,并非真的迫切渴望,因为我已经有了一所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。我常年住在这里,烧饭,睡觉,与家人拌嘴,操心柴米油盐。守着亲人,我哪里也不想去。一是我已经有些累了,二是担心我离开,万一孩子回来,找不到我们。我从不将它卖掉,甚至不去揣摩它的财富价值,担忧它的价格起落。我要是起了这样的念想,会非常羞愧,因为它不是房产,而是我的家。家怎么可以被估值和变现呢?我一想到有些朋友时时在房地产市场浮想联翩,就不寒而栗,因为我也有可能在他们心里被换算,跟他们自己的房子一样。

我从菜市场回到家,走进厨房忙活,然后在餐厅吃饭。饭后泡上一杯茶,端着它进入书房,打开电脑开始工作。工作之余,我起身看一看窗外的练祁河,或是在各个房间里走来走去,

随手把放错地方的物件归置好——心里想着,这大概就是生活最本真的模样。傍晚,我在阳台上俯瞰河边的钓鱼人和他们身边围观的邻居。这时,从虹桥机场起飞或准备降落浦东机场的飞机都亮起了大灯,它们排着队在郊区上空盘旋,像深海逡巡的鱼群。此时我的内心总会有个声音突然升

我有一所房子

许道军

起:真好!深夜,我会再来阳台,疏散一天的疲劳和未尽的忧虑。家人们都在各自房间睡了,我很安心,像部落的头领或者一群弱小动物的首领,保护着我的领地和他们的安全。天气好的时候我会数星星,城市的夜空星星很少,似乎十根手指就能数完,但有时候我会把星星与高空的飞机混淆,数着数着就变成了数飞机。“数飞机的孩

子”,想到这儿,我又会心一笑。

这所房子静静伫立,窗外的四季鱼贯而过。河边的柳树绿了又黄,香樟树四季常青,只在春天偷偷换叶。当第一缕桂花香飘上楼层或者秋虫突然低鸣时,我总是暗自心惊:一年又过去了!四季像一群斑斓的马,从眼前缓缓走过,在不经意间跑了起来,越跑越快,转眼就换了另一群。一生好像也是这样,时光总是暗中加速,恍惚间有些眼花缭乱。

我守在这所房子里,哪里也不想去。我知道自己站立的地方其实就是曾心心念念的远方——相对于我的童年和故乡,它的确是地理意义上的远方。但我说的不是这些,我说的是,如今我内心安宁,不再被虚妄的幻想裹挟,也没有了惶惶不安的恐惧,这种状态,才是我多年来一直渴望却未曾抵达的“远方”。

我有一所房子,在大城市的熙熙攘攘里,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。